

AIZHENG WORKS
蔡智恒文集

蔡智恒


◎

著

孔雀森林

PEACOCK FOREST

课堂上一则简单的心理测验，仿如魔咒，
紧紧跟随每一段寻爱旅程。
唯有认清自己，才能挣脱束缚，重寻爱的能量！

 万卷出版公司

孔雀森林

PEACOCK FOREST

蔡智恒 © 著

© 蔡智恒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孔雀森林/蔡智恒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8.10
ISBN 978-7-80759-390-4

I.孔… II.蔡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45752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数: 230千字

印张: 8

出版时间: 2008年10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胡利

特约编辑: 瞿洪斌 袁舒舒

装帧设计: mini小姐

ISBN 978-7-80759-390-4

定价: 25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目 录

Chapter 1 心理测验	1
Chapter 2 重逢	25
Chapter 3 Yum	51
Chapter 4 Martini先生	85
Chapter 5 中国娃娃	111
Chapter 6 右边的石头	133
Chapter 7 只是选择而已	161
Chapter 8 孔雀的眼神	185
Chapter 9 孔雀的选择	213
Chapter 10 等待开屏	241
写在《孔雀森林》之后	247

| Chapter 1 | 心理测验 |

可以容纳约150个学生的阶梯教室里虽然坐满了人，但除了教授喃喃自语般的讲课声和偶尔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外，几乎没有任何声响。

“来玩个心理测验吧。”

教授突然将手中的粉笔往黑板的凹槽抛落，发出清脆的“喀嚓”声。

粉笔断成两截，一截在凹槽内滚了几下，另一截掉落在讲台上。

他转过身，双手张开压在桌上，眼睛顺着一排排座位往上看，脸上露出微笑说：“好吗？”

沉寂的教室瞬间醒过来，鼓噪声此起彼落。

我被这阵声浪摇醒，睁眼一看，桌上的《性格心理学》停留在78页。记得那是刚开始上课时的进度，而现在已是下课前10分钟。

拉了拉身旁荣安的衣袖，正在点头钓鱼的他吃了一惊，下巴撞上桌面。

“哎哟”一声，他也醒过来。

右前方三排处的女孩闻声回头，先是一愣继而笑了起来，笑容很

甜。

我觉得有些窘，转头瞪荣安一眼。

他揉了揉下巴，睡眼惺忪地望着我，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我没回答，只是狠狠捏一下他的大腿。

“啊……”他刚开口，我便捂住他的嘴巴，不让他出声。

女孩又笑了一下，然后转头回去跟隔壁的女同学说话。

“这个测验的问法虽然有很多种，不过答案的解释都是差不多的。”教授摘下眼镜，掏出手帕擦了擦，戴上眼镜后继续说，“你在森林里养了好几种动物，马、牛、羊、老虎和孔雀。如果有天你必须离开森林，而且只能带一种动物离开，你会带哪种动物？”

说完后，他转头在黑板上依次写下：马、牛、羊、老虎、孔雀。

“大家别多想，只要凭第一时间的反应作答，这样才会准。”

同学们开始交头接耳，过了约半分钟，教授又开口说：“选马的同学请举手。”

大概有二十几只手举起，荣安和我都没举手，笑容很甜的女孩也是。

我觉得“马的同学”好像是骂人的脏话，于是“吃吃”笑了起来，但别人都没反应。

“选牛的同学请举手。”

这次举手的人看来比“马的”多一些。

笑容很甜的女孩选了羊，她隔壁的女同学则选老虎。

我在教授询问最后一种动物——孔雀时，举了手。

右手悬在空中，转头问荣安：“怎么没看见你举手？你要选什么？”

“我要选狗。”他说。

“没有狗啊！”我左手指着黑板上写的五种动物。

“是吗？”他仔细看了黑板一眼，“原来没有狗哦。”

“那你要选什么？”

“我要选狗啊。”

“你有没有在听人说话啊！”我提高音量，“都跟你说没有狗了！”

“那位同学，”教授说，“有问题吗？”

转头看见教授的手正指向我，其他选孔雀的人早已将手放下，只剩我高举右手。

“没有。”我脸颊发热，赶紧放下右手。

“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们，你为什么选孔雀？”教授又说。

我缓缓站起身，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看着我，我脸颊更热了，只得说：“没有为什么。”

“这些动物代表对你而言什么最重要？或者说你最想追求什么？”

教授看了看仍然站着的我，并没有叫我坐下，又接着说：“马代表自由，牛代表事业，羊代表爱情，老虎代表自尊。孔雀呢？”

他微微一笑，笑容有些暧昧，“孔雀则代表金钱。”

话刚说完，教室里响起一阵笑声，笑容很甜的女孩笑得更甜了。

教授忍住笑，说：“请坐吧，孔雀同学。”

我想我的脸大概可以煎蛋了。

下课钟响后，收拾书包准备离开教室时，荣安对我说：“原来你这么爱钱哦，难怪都不借钱给我。”

我像一锅滚开的水，荣安却来掀锅盖，我便顺手把书包往他身上砸。

他往后闪避时，刚好撞到经过我们身旁的女孩。

她是坐在笑容很甜的女孩隔壁的女孩，选老虎的那个。

“对不起。”我跟荣安异口同声。

她没说话，只是依次看了荣安和我一眼，眼神看来不像是瞪。然后跨过我掉在地上的书包，跟上笑容很甜的女孩，走出教室。

我捡起书包，趁荣安发呆的空当，举脚踹一下他的屁股。

“爱钱没什么不好啊。”荣安揉了揉屁股。

正想再给他一脚时，有人拍拍我肩膀说：“嘿，我也选孔雀耶。”转头一看，是我们系上另一位同学，跟我不算熟。

“哦？”我随口问，“你为什么选孔雀？”

“孔雀那么漂亮，当然选它啰！”

说完后，他也走出教室，荣安立刻跟在后头跑掉了。

我背起书包，慢慢走出教室，离开教室后，在校园里闲逛。

想到孔雀的象征意义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虽然爱钱没什么不好，但爱钱总跟现实、势利、虚荣等形容词相关，而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自己的样子。

本来可以对这个心理测验一笑置之，但那位选孔雀的同学，偏偏就是个爱钱的人。

记得有次他开了辆新车到学校，兴冲冲地邀同学出外兜风。结果有四位同学上了车，包括我。

我们在外面玩了三个钟头，才刚回到学校，他立刻拿出纸笔，计算用掉的油钱等等大小花费，反复计算核对了三次后，说：“你们每人要给我38.6元。那就39元吧，四舍五入。”

我心里不太高兴，给了他40元后，说：“不必找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他笑着说，“那太好了。”

从此我便跟他保持距离。

我走回宿舍，坐在书桌前，刚把《性格心理学》放进书架时，荣安

开门进来兴奋地说：“我查到那个女孩的名字了！”

“哪个女孩？”我转头看着他，有些疑惑。

“你喜欢的那个啊！”

我恍然大悟，他说的是笑容很甜的女孩，选羊的那个。

我和荣安都是单身的大四学生，班上也没有女同学供我们狩猎。幸好学校规定要修通识教育课程，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外系女孩。

这学期我和荣安选了这门课，因为听说任课教授打成绩很大方。这门课是3学分，每周二下午连续上三节课，修课的学生什么系的都有。

上课没多久，我便被那个笑容很甜的女孩所吸引。

她看起来很文静，眼睛又大又亮，尤其笑起来非常甜美。

我通常会坐在她身后三排左右的座位，由高处看着她，偶尔陷入遐想。但我无从得知她的姓名和系所，直到上礼拜二她穿了系服来上课，我才知道她念统计系。

“你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？”我问荣安。

“我下午跑出教室时，刚好听到有人叫她：流尾停。”

“流尾停？”

“嘿嘿。”荣安很得意，“我们上星期不是才知道她念统计系吗？所以我立刻跑到教务处找统计一到统计四的名条一一比对，终于……”

荣安从上衣口袋拿出一张狭长的纸，把它摊开放在书桌上，我低头一看，是统计三的名条。而在纸条下方有一个用红笔圈出的名字——刘玮亭。

我注视刘玮亭这名字几秒后，“哦”了一声。

“咦？”荣安睁大眼睛，“你的反应怎么这么平淡？”

“不然要怎样？”

“赶快采取攻势啊！”

荣安双手拍击桌面，很激动的样子。

我抬起头看着荣安，不知道要说什么。

虽然每当在教室里看着她的背影或是在书桌前想到她的笑容时，我总是很渴望知道她的名字，但从来没想过如果一旦知道她的名字，又该如何。

“写情书给她吧。”荣安说。

我想想也对，只有这个办法了。

毕竟我已经大四了，如果在大学生活中没谈场恋爱或是交个女朋友，就像在篮球场上不管有再多的抄截、阻攻、助攻但却没有得分，便会觉得这场球赛是一片空白。

于是我马上起身到其他寝室去借教人写情书的书籍。

要借这类书籍并不难，在我们这年纪学生的书架上，充斥着教人如何对异性攻防的书。因此我很快借到两本书，其中一本还用红笔画了一些重点。

我拿出信纸，左思右想并参考那两本书，终于写下第一句：如果成夫是一座花园，你就是那朵最芳香、最引人注目的花朵。

“荣安啊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他走近我。

“没事。”

“那你干吗叫我？”

我没有理他，只是挥舞左手叫他别靠过来。

原本想问他第一句写得如何，但突然想到他的战斗力比我还弱，如果听了他的意见，后果会不堪设想。

荣安去洗澡了，寝室内只剩下我和书桌上的一盏灯。

我屏气凝神写信，力求字迹工整，嘴里也低声复诵写下的文句。如果不小心写错字或觉得文句不顺，便揉掉信纸从头来过。文字的语气尽量诚恳而不卑微，赞美她时也避免阿谀奉承。

在荣安洗完澡回来推开寝室的门时，我终于写完了，只剩最后的署名。

“署什么名字呢？”我头也没回地说，“用真名不好吧。”

“用无名氏呢？”荣安说。

“又不是为善不欲人知的爱心捐款。”

“一个注意你很久的人呢？”

“这样好像是恐吓信。”

“一个暗恋你却不敢表白的人呢？”

“也不好。搞不好她会以为我是个变态或是奇怪的人。”

“知名不具呢？”

“知名不具？”

“这还有个笑话哦。就是你知道我的名字，但不知道我的阳具。”

“混蛋！”在写情书这么优雅的气氛中，他竟然冒出这句话，我回头骂了一声。

但我骂完后，看见他的样子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

荣安全身脱个精光，连内裤也没穿，在寝室内走来走去。

“你……你在干吗？”

“我在遛鸟啊。”他没停下脚步，继续走来走去。

“……”

“我的小鸟一天24小时都不见天日，只有在洗澡时才可以见天日，但洗澡时得被水淋。所以我想通了，洗完澡遛它一下，有益健康。”

说完后，他停下脚步，拿了张椅子到窗边，然后站上去面对窗外，张开双臂说：“飞吧！”

“混蛋！你给我下来！”

我很用力把荣安拉下椅子，大声说：“把内裤给我穿上！”

“哦。”他应了一声，慢条斯理地穿上内裤，“那你要署名什么？”

“就随便弄个化名好了。”

“我帮你查到她的名字，你得好好请我吃一顿大餐。”

“想都别想。”

“你果然是选孔雀的人。”

刚举起脚想踹他时，突然又想到那个心理测验，便停了下来。

“这个刘玮亭是选羊的人。”

“羊？”荣安说，“羊代表什么？”

“爱情。”我说。

“哦。”荣安想了一下，“那这样的女孩一定可以带给人幸福。”

“应该是吧。”

我回到书桌前，在信尾署名：柯子龙。

再加个附注，请她下课后到教室左边100米外第三棵树下，我会在那里等她。如果她愿意跟我做朋友的话。

我将信反复看了几遍，然后装入信封。

准备用胶水粘上封口时，又把信拿出来再读一次。

“都写了，就寄吧。”荣安说。

我终于把信封缄，在收件人的地址写上：成大统计三。

躺在床上准备入睡时，脑袋里还在胡思乱想。

如果那个心理测验很准的话，那么我应该会更喜欢刘玮亭，但却会讨厌选孔雀的自己。

而如果她很相信那个心理测验，她会不会因此而不喜欢选孔雀的

我？

“荣安。”我睁开眼睛，“你要选哪种动物？”

“狗啊。”荣安回答。

“都跟你说没有狗了！马、牛、羊、老虎、孔雀，你到底要选什么？”

“我要选狗啊。”

“你……”我气得坐起身，再用力躺下，“赶快睡觉！”

把信寄出后，连续几天的夜里都会做梦。

有时是像牵着白雪公主走过青青草原的梦，有时则是像聊斋里的怪谈。

我也开始想象刘玮亭收到信后的心情：她会高兴，还是觉得无聊？她会不会优雅地撕破信然后不屑地丢进垃圾桶，或是广邀亲朋好友来欣赏她的战利品？

终于又到了礼拜二，我这次因为心虚所以坐在离刘玮亭比较远的地方。

虽然紧张，但我仍仔细观察她的一举一动，发现她跟平常没什么不同。照理说如果她收到我的信，便知道在这间教室里有某个人喜欢她，而且下课后会等她，那她为什么还能这么自然呢？

下课钟响后，我先警告荣安不准躲在暗处看我的热闹，然后飞奔至教室左边100米外第三棵树下，背对教室门口。

用了约两分钟的时间让自己平静不紧张，再缓缓转身面对教室。可能是心理作用，我觉得经过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很怪异。

我突然后悔自己太冲动，不应该寄出那封情书。

大概离我50米处，有个女孩似乎正朝我走来。

当距离缩短为30米时，我才看清楚她是坐在刘玮亭隔壁的女孩。她越朝我走近，我心里越纳闷：怎么会是她呢？

但等到我们之间的距离只剩10米时，我开始慌了。仿佛看到一只老虎正朝我走过来，但我前面却没有铁笼子。

“我是刘玮亭。”她走到我面前两步后站定，“你是写信给我的人？”

“啊？”我舌头打结了，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“是或不是。”

“这很难解释。”

“到底是或不是。”她说，“如果很难回答，就点头或摇头。”

我不知道该点头或摇头，因为我是写给刘玮亭没错，但不是写给她啊。

她看我一直没反应，便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，说：“这是你写的？”

我看了看，便点头说：“是。”

她打量我一会儿后，说：“我们走走吧。”

说完后，她便转身向前走。我迟疑一下，跟在她身后。

以散步的角度而言，她走路的速度算快，而且目光总是直视前方。她没再说话，自顾自地往前走，我则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机械地走。

我越走心里越纳闷：为什么她会收到信？

“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”她突然打破沉默。

“啊？”我吓了一跳，随即恢复正常，说，“朋友告诉我的。”

我心里闪过一丝杀意，死荣安，你完了。

“他认识我？”

“不。他……”我想了一会儿，编了一个理由，“他认识你朋友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柯子龙不是你的本名吧？”

“嗯。我叫蔡智渊。”

“智渊？”她点点头，“这名字不错，知识渊博的意思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为什么化名子龙？”

“我高中时用子龙这个名字投过稿，有被采用。”

“是诗？散文？还是小说？”

“都不是。我投的是笑话。”

“哦？”她停下脚步，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小明心情很差，小华就告诉他：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反正兵来将挡。小明却说：可是‘兵’不是能吃‘将’吗？”

我也停下脚步，看她都没反应，便说：“我说完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玩暗棋时，兵会吃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所以我觉得这可以算是笑话。”

“大概吧。”她继续向前走，“你不用自责，笑话不好笑是正常的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一起吃个饭吧。”她又停下脚步。

我抬头一看，已走到学校的自助餐厅，便点点头。

进了餐厅，她在前我在后，各自拿餐盘选自己的菜。

结账时，她从书包里拿出皮夹，我抢着说：“我请你。”

“不用了。各付各的。”

她付了钱，我也没坚持。

我们选了位置面对面坐下，她说：“你不像是选孔雀的人。”

